

山之眼
李海波
摄

卖毛笔的老人

宋扬

那天晚上，我从入住的酒店踱出来，朝古巷信步而去。古镇刚从新冠病毒疫情中缓过神来，来此旅游的人还不算很多。

一位老人站在小巷的三岔路口，他的面前，躺着一个手拉箱。手拉箱上用绳子捆着一个塑料编织袋。编织袋鼓鼓囊囊的，开口处高高低低露出一堆毛笔，老人的手里，还握着长长短短的一把。“手工毛笔……手工毛笔……”老人没有扩音器，吆喝声显得有气无力。

走得有些累了，见老人身旁有条木凳，我便坐了过去。老人看见了我，眼里闪过一丝光，急忙把手中的笔举过来：“小伙子，买支手工毛笔嘛！”我苦笑一下，用摇头表达了我的拒绝——我从不写毛笔字。老人有些失落，也苦笑一下：“唉！这么好的手工笔，就是卖不出去……”“手工毛笔？”我有了一点兴趣，将信将疑地问：“你这真是自己做的？”他答：“是啊，祖传的。”“笔的原材料呢？”我依然好奇。他说：“笔管和笔毛是我进的货，成品是我自己手工做的。”我一下兴趣大增——还有这种技艺！我拿过一支笔，端详起来——笔管上果然刻着“陈氏笔庄”四个小字——他说他姓陈。再看那笔毛，修剪得十分整齐。我对笔没啥研究，初看，估计还算不赖。

“今天卖了多少？”我随口一问。“今天啊，还没有开胡（开张）！”老人的话语里有隐隐的苦涩。整整一天，竟没开张！我很惊讶，想说什么，却又一时无语。回头一想，要不是他的身后恰好有条凳子，我还不是和他面前的游人一样，并不会在意他口口声声强调的“手工”二字，更不会做片刻停留？我们的手里都握着小镇的特色小吃，我们的眼睛都被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着，我们哪有心思去看一支已属小众消费品的毛笔？

老人依然在声声吆喝。不知何时，我们的旁边突然多了一个摇蒲扇的太婆。看衣着，她应该是古镇本地人。我刚问老人是哪里人，太婆帮老人接了腔：“他是我们老家的，资中县。”资中县距这个古镇有一百多公里，我再次吃了一惊。我接着问老人：“你住哪里呢？”太婆嘴一努，朝向了不远处的古戏台：“他就在戏台下睡。”我又是一惊，卖笔老人接过话头：“最便宜的旅馆

都要七八十块（钱），哪里住得起喔！”“那你如何吃饭呢？”我有点急了，可以推知，吃，他也一定是很敷衍的。“豆花饭，五块钱。豆花三块，饭两块。”太婆接着说。我怔住了，一时语塞，在物价并不低的旅游景区，豆花饭就是他的一日三餐——天天如此，顿顿如此……

我问他年龄，他说67岁了。我问他的子女，他说有一儿一女，女儿已经成家了，有自己的生活，儿子也在做笔。我帮他吆喝了一个小时，只有一个小学生停下脚步，抽出一支毛笔看了看，她正在买与不买间犹豫时，她的母亲一催，她立即丢下笔跑开了。

夜更深了，行人渐渐稀疏。老人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弓下身子，很小心地，把手里的笔一支一支地插入塑料编织袋中。看来，今天，他已注定颗粒无收，我的心里涌起一阵莫名的心酸。我说：“等一下，我买一支！”他有些惊讶地望向我。我说，给我拿一支普通的。他用有些微颤的手递给我一支，说：“这个算中档的，卖四十元的，你给三十吧！”显然，他也明白，对一个不写字的人而言，能买笔，已是对他莫大的支持。我摸出一张百元钞票递到他手上，我害怕语言上伤害到他，小心说：“这样，叔叔，你也不容易，就不用找钱了哈。”他更加惊讶了，他坚持要找我钱，我坚持不收。他终于放弃了坚持，他的话却逗乐了我：“小伙子是个好心人，你应该去考公务员，当大官……”他用朴实的话，表达着对我的感激。我噗嗤一笑，一笑，鼻子又忍不住猛地一酸……

老人拉着他的口袋消失在小巷尽头。我站在他卖笔的地方，泪水不自觉地流出来了，一首老歌开始在耳畔响起——“寒冷夜里挡不住前行，风刺我的脸，雪割我的口，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？有谁来买我的火柴，有谁将一根根希望全部点燃……”

空无一人的古巷，大红灯笼发着幽幽的光。那光又是暖暖的。我已经留下了老人的电话号码，我在微信圈发出信息后，已经有书画界的朋友准备与老人联系。古镇的人气逐步恢复，游人会越来越多。日子一天天地过去，老人的生意应该会慢慢好起来吧！

执一壶酒，温暖时光

章铜胜

有些时光，是应该用来虚度的。譬如，执一壶酒，独酌；或是邀二三好友，对饮。虚度的时光，总有岁月沉静的安然与美好。而那些能够执一壶酒，独酌，或是对饮的时光，总是温暖人心的。

我爷爷酒量不大，喝上二三两酒，已是微醺。可是，爷爷还是喜欢喝一点酒的，或是做农活累了，或是有亲戚来，农闲不忙的时候，他也会一个人就着三两个小菜，慢慢地小酌两三杯。我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原因，或许酒能解乏，或许在浅斟慢酌里，可以虚度一段并不紧要的时光，也或许爷爷只是喜欢独自把盏时的那种自在与悠然吧。小时候，我大概也是无所事事的，常喜欢在一旁看着爷爷喝酒，觉得很有趣，却又说不上来到底是哪一点吸引了我。看着爷爷喝酒时那种陶醉的样子，我也曾想过，等自己长大了，也要像爷爷一样，闲时也要小酌几杯，可直到今天，我也没有学会。

爷爷喝酒，多半时候是独酌的。夏秋时节，每到傍晚时分，若是天气晴好，爷爷便将家中的小方桌移到门前的树下，拿个小矮凳坐下，然后开始自己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。小方桌上，只两三碟小菜，一个瓷质的小酒壶，壶里只能盛二三两酒。爷爷将壶里的酒一点一点地倒进小杯里。爷爷喝酒很慢，一小杯酒，端起来，放在唇边，轻轻地抿一点，浅浅地啜一口，仿佛便有了无穷的滋味，那一小壶酒，爷爷要喝到天光渐暗时，才会放杯停箸。

爷爷的下酒菜，很简单，不需要特意去准备，通常只有两三个家常的小菜。夏秋时，通常会有凉拌的西红柿、黄瓜、菜瓜、花香藕。有时候，也会有一碟盐焗的花生米、几块油炸豆腐干，这已经很好了。爷爷喝酒时吃的菜也不多，喝一点酒，吃一小口菜，要咂摸好久，像是在品味什么。爷爷喝酒时，喜欢看着门前渐渐西下的夕阳，看着暗淡下来的天光下，咯咯叫着上笼

的鸡，看着从门前匆匆经过的行人，“鸡栖于埘。日之夕矣，羊牛下来”，大概是此刻爷爷眼中最温暖的风景。爷爷独酌时，目光是安详而又温静的。我喜欢爷爷独酌的时光，那是离我爷爷最近的一截时光，它曾经温暖了我的童年。

这些年，喜欢去徽州看古民居。我去看徽州的古民居，喜欢在傍晚时分，游人少的时候，也只有在这种时候，那些村庄才会呈现出自己应有的悠闲。去呈坎，日影已经西斜，进村，在村子里转来转去，看看那些老房子斑驳的墙影，水圳边密生的苔藓，村路上沧桑的日影，村庄里还有三三两两悠闲的游人，他们大概也和我一样，怕热闹，特意趁着行人稀少的时候，进村来逛逛的。

我是在走到一处老房子的影壁前，看见那位老者坐在长石条上饮酒的。老者面色红润，须发花白，应该是年过七旬了。他右手持筷，左手握一把锡质小壶，小壶很精致。他的拇指从很小的壶柄处穿过，手掌横握酒壶，那把小酒壶就握在他的掌中了。酒壶的壶嘴细长，他就着壶嘴，呷一小口酒，撷一点菜，目光淡定，样子悠闲。路上不多的行人，大概已经难以引起他的兴趣了，他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对他来说，大概唯有手中的酒壶和心中的某些记忆能让他转移注意力了吧。

此时，斜阳从对面的屋檐上洒下来，洒在老人身上，老人的身影映在身后的粉壁上，橘黄而又清爽，简单而又纯净。我远远地看着，想起了什么似的，又看了一会儿，总觉得这是一段温暖时光。

我不喜欢喝酒，没有独酌的习惯，也极少与人对饮，这多少有些遗憾。可我还是喜欢看别人举杯相邀的豪情，也喜欢独酌时的种种意趣。一个不善饮酒的人，便少了执一壶酒，虚度时光的悠闲淡定，也便少了一截可以温暖自己的时光，想想，还是有些可惜的。

分界线
李昊天
摄